

# 蒙古国提倡恢复回鹘蒙古文的意味

文/王浩 郭艺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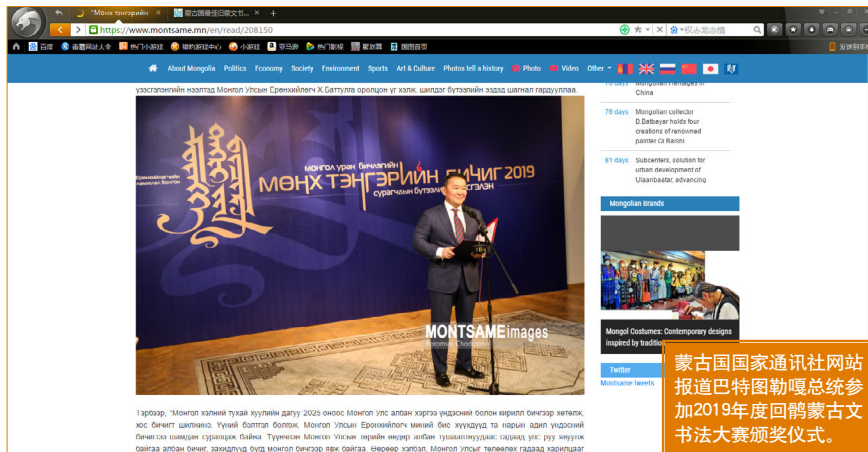
2019年11月25日，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参加“长生天的文字”2019年度回鹘蒙古文（俗称老蒙文）书法大赛颁奖仪式。他在致辞中强调，依据蒙古国《语言法》规定，自2025年起，蒙古国将并行使用古老的回鹘蒙古文与目前通用的西里尔蒙古文。

把恢复使用回鹘蒙古文写入法律条文，并明确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节点，是否意味着蒙古国要以回鹘蒙古文取代西里尔蒙古文？蒙古国推行回鹘蒙古文，有何政治和文化的考量？

## 现代化的两条道路

蒙古文字是他源文字，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文字更迭。回鹘蒙古文是蒙古民族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但却不是20世纪40年代蒙古国改用西里尔字母之前唯一使用的文字。在历史上，蒙古民族使用过回鹘蒙古文、八思巴文方体字、索云布文、阿里嘎里文、托忒文、瓦金德拉文，以及目前蒙古国使用的西里尔蒙古文、拉丁蒙古文等。

蒙古国创制西里尔蒙古文、拉丁蒙古文，以及如今提倡恢复回鹘蒙古文，都与特定时期社会环境和政治取向密切相关。在蒙古国政治精英眼中，西里尔蒙古文代表着斯拉夫文明，拉丁蒙古文代表着欧美文明，回鹘蒙古文象征着蒙古国自身文化的传承。某一种文字的取舍，不仅



仅是现代与传统之间的选择，更是这一时期内政外交的晴雨表。

在1930~1941年间蒙古国出版的书籍中，有回鹘蒙古文、拉丁蒙古文、西里尔蒙古文并存的现象。这是因为该国在1946年正式使用西里尔蒙古文之前曾推行过拉丁蒙古文。按照2017年发布的《蒙古国语言文字政策》的观点，无论当时创制拉丁蒙古文还是创制西里尔蒙古文，都与苏联当局推行的文化侵略政策有着密切关联。客观地说，苏联在其国内制定和推行的少数民族新文字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蒙古国的文字改革。

十月革命前后，针对沙皇政府在俄国强制推行的俄语教育，列宁提出“各族语言一律平等”的主张。1922年阿塞拜疆率先对复杂难学的阿拉伯文字进行了拉丁化改革，被列宁赞誉为“东方的伟大革命”，开启了苏联各少数民族文字的拉丁化进程。1936年肃反运动扩

大化后，苏联各少数民族放弃已使用的拉丁字母，转用西里尔字母。

从时间上来看，蒙古国文字拉丁化和西里尔化均晚于苏联各少数民族。1930年11月蒙古国政府决定制定拉丁蒙古文方案，3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培训拉丁蒙古文师资、尝试在出版物中使用拉丁文蒙古文，但十余年间始终没有正式出台相关决议。这是因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内部在以拉丁文取代回鹘蒙古文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以总理阿穆尔为首的反对派与以乔巴山为首的改革派之间斗争异常激烈。直至1939年8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以日本特务罪名逮捕阿穆尔、1941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其定罪后，才为蒙古国文字改革清除了道路。1941年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和部长会议联席会议颁布了使用拉丁蒙古文的决议。然而受苏联文字改革政策变化的影响，在宣布实施拉丁文暂行方案不足一个月后，

1941年3月25日，蒙古国党中央和部长会议联席会议又出台了新的文字决议，称拉丁蒙古文在标音蒙古语方面存在技术缺陷，为巩固蒙苏兄弟友谊、掌握苏联人民丰富的文化，决定以西里尔字母为基础创制新文字。随后蒙古国采用了专家创制的西里尔蒙古文方案，并于1946年1月1日正式使用。

西里尔蒙古文的创制和使用，给蒙古国社会各个领域带来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西里尔文字改革加速了苏联对蒙古国社会文化的改造和思想的渗透，使蒙古国融入斯拉夫文化圈，从语言文化方面割裂了蒙古国与东方各国之间的联系，达到了“去东方化”的目的。但它也使蒙古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国民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由建国之初的不足1%上升至90%以上。

### 从去斯拉夫化到独立自主的象征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和蒙古国的内政均发生重大变化，文字改革又被提到国家日程上来，蒙古国面临着四种选择：恢复回鹘蒙古文、继续使用西里尔蒙古文、西里尔蒙古文与回鹘蒙古文并行、使用拉丁蒙古文。近30年过去，把回鹘蒙古文确定为国家文字的呼声一直很高，但实际效果难以如愿，至今蒙古国官方文字仍旧是西里尔蒙古文。其中原因不乏被政客利用的因素，党阀纷争也使得语言政策延续性差，难以有效实施。

这一时期蒙古国恢复回鹘蒙古文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0~1995年。

随着苏东剧变，蒙古国进入社会转型期，西里尔蒙古文被视为蒙古国斯拉夫化的标志而遭到强烈质疑，恢复回鹘蒙古文的呼声极为强烈。1990年蒙古国部长会议作出了《关于组织全民学习传统文字的活动》的决议。1991年小呼拉尔（即大呼拉尔的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从1994年起恢复使用回鹘式蒙古文。1992年国家大呼拉尔（即议会）作出了政府部门逐步恢复使用回鹘蒙古文的决定，但由于资金、印刷技术、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原因，该决定未能得到落实。

第二阶段是1995~2010年。1995年蒙古国大呼拉尔通过了政府提交的《蒙古文国家计划I》，启动恢复回鹘蒙古文，该计划为期十年，完成情况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是西里尔蒙古文已经在民众中得到广泛使用，二是由于刚刚经历社会剧变，蒙古国将主要力量放在恢复和发展经济上，无暇为恢复回鹘蒙古文的工作投入太多人力财力。回鹘蒙古文只是被赋予民族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在一些特定用途上使用，如国玺、议会和政府各部的公章、牌匾等。2008年3月发布《蒙古文国家计划II》，内容上与《计划I》具有较高重合性，但也未能贯彻实施。恢复回鹘蒙古文的进程成为了一场持久战。

第三阶段是2010年至今。2010年蒙古国颁布《国家安全构想》，将语言文化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构想之中，传承蒙古国历史、文化、风俗的回鹘蒙古文被视作国家安全、独立、自主的象征，被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2015年颁布《语言

法》，以立法形式明确了语言文字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

### 拉丁蒙古文：蒙古人的另一匹战马

蒙古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拉丁蒙古文再度登场提供了条件。

上世纪90年代蒙古国进入转型期后提出构建“第三邻国”的外交构想。2011年“第三邻国”政策被写入《蒙古国外交政策构想》。在建构“第三邻国”的过程中，2003年蒙古国提出了《拉丁字母国家计划（2003~2006）》。尽管该计划未能得到完全贯彻，但互联网的普及已经带来民间自发的文字拉丁化趋势，拉丁蒙古文的使用已经成为现代蒙古国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输入便捷，无论网络平台还是手机短信，拉丁蒙古文录入使用比例都大大高于西里尔蒙古文。在经历了八九十年的轮回之后，蒙古国再度出现西里尔蒙古文、拉丁蒙古文、回鹘蒙古文并行的局面。

蒙古国著名诗人苏伦扎布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如同蒙古人骑马远征，从不会只备一匹马，承担着不同作用和使命的三种文字并行将还持续。回鹘蒙古文将继续被作为国家的象征加以推广，但回鹘蒙古文和拉丁化文都无法替代西里尔蒙古文的通用文字地位，三种文字并行的局面在一定时期内还将长期存在。■

（作者王浩为北京大学蒙古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郭艺华任职于中国银行）